



束 为著

老長工

老 長 工

束 为 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太原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）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• 5 $\frac{7}{8}$ 印张 • 108,000字

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一版
一九五八年七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9,606册

统一书号：10088·161

定 价：五角二分

統一書号：10088·151

定 价： 五角二分

目 錄

老長工.....	(1)
好人田木瓜.....	(17)
難忘的印象.....	(32)
過時的愛情.....	(44)
缺糧戶.....	(65)
春秋圖.....	(75)
十年前後.....	(90)
賣鷄.....	(100)
第一次收穫.....	(109)
土地和它的主人.....	(118)
紅契.....	(130)
老婆咀退租.....	(142)
放羊娃李三孩.....	(149)
談判.....	(159)
租佃之間.....	(166)

老 長 工

一

我这次从太原到县里来开会，想到农村住几天，所以，在县委开完会以后，我就提出了下乡的要求，县委書記問我到什么村去，我說我不了解本地情况，随便哪个村都可以。县委書記說：現在各村的情况都差不多，要去就去楊家灣紅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吧，那里有个駐社干部，名叫王正民，了解情况方便一些。听說那里有个住社干部，我很高兴，吃罢早飯，带上介紹信就出发了。

出城以后，沿湫水河一直向南走。这正是犁牛遍地走的春三月，冰消河开，河两岸的柳树楊树已經吐了嫩芽，小花小草也露头了。河里的消冰水，泛着白色的黄色的泡沫，夹着柴草和羊牛糞，打着漩渦向前滾，向前冲。差不多每过一村，就有一道用石块和树枝垒起的水坝，拦住了河水的去路。滾滾的河水，在水坝前左冲右

闊，激起一陣陣雪白的浪花。一股小小的激流就在水渠前離開了湫水河，順着剛剛修理過的水渠流到岸上，流到地里去了。河兩岸，山坡上，人來人往，有送糞的，耕地的，修地堰的，又說又笑又唱，還有柴油機抽水的聲音，攪在一起，真熱鬧。看看這春耕中的山村景象，看看這熱火朝天的和平建設景象，走起路來，格外有精神。四十里路，也沒有休息，一氣來到楊家灣。

這時候，村里的人們已經吃過午飯了。一個不大點的小女孩，領我來到王正民同志的房子里。房子里兩個人。一個年輕人，三十來歲，穿干部服，戴干部帽，瘦瘦的身材，瘦瘦的臉，兩條長腿。他站在桌子前面，彎着腰正在收拾東西。我想，這人大概就是王正民同志了。房里還有一个人，是個胖墩墩的老漢，五十來歲，雖是滿臉皴皺，腰板可是挺結實，穿着棉袄棉褲，頭上戴一頂干部帽，稀稀地兒根花白胡子。這老漢坐在炕沿上，身旁放一張鐵鍬。我走進門來的時候，他只把眼皮翻翻，看看我，又低下頭抽煙。我還聽見他長出了一口氣，“咳”了這麼一聲。

我把介紹信交給王正民同志，並把我的來意告訴他。王正民看了介紹信，叫我休息一下，等一會去派飯。他正在收拾桌上的文件。停了一會，他對那老漢說：

“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犯了錯誤！你是老共產黨員，還是生產隊長，大小也算是個干部了，可是出口罵人，

动手打人，这还了得！共产党员如果都象你这样，那不是要脱离群众吗？你这老党员起的是什麼带头作用？要檢討，要受处分。”

“我打人，这还是头一次！”

“怎么！一次还不行？还要三番五次打人吗？”

“老生婆要好好劳动，不給我搗蛋，我连一指头也不动他。我打的是个坏人。”

“有点小毛病就要打吗？”王正民越說越有气了，

“单干农民入了社，集体干活，一时还不习惯，难免有些小毛病，这要进行思想教育，进行政治工作嘛。你倒是干脆，动不动就来武的，这不是强迫命令是什么？不不不！这不能算强迫命令，这是違法乱紀，这是犯了国家的法律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？犯了錯誤，不好好檢討，还要强辯，你这态度就成問題。”

“王工作員，”那老汉也有些激动了，他說：“我打了人，犯了錯誤，我承認。党叫我檢討，我檢討，党給我什麼处分我都接受。老生婆可也要受处分。他要是在我面前，还是罵新社会，破坏农业社，故意給我說些风凉話，我还要整治他。我拼上不当生产队长，我也要整治他。”

“啊！你这样对待自己的錯誤嗎？”王正民簡直要跳起来了，他大喊大叫起来，“对待一个普通中农社員，不进行說服教育，却用拳头解決問題，还不認錯，这不是錯上加錯嗎？老李，”他轉身对我說：“一个共

产党员，明知故犯，下定决心要犯錯誤，你还是少见吧！他是个党员干部。要处理，要加重处理。”说到这里，王正民同志已经把文件收拾停当，背起皮包。然后对我说，他和支部書記要到某点工作组討論郭在先老汉犯錯誤問題，三里路，很快就回来。有什么事情，等他回来再研究。他走到門口，扭轉身对那老汉說：

“郭在先伯伯，老李还没有吃飯，給老李派飯去。”

王正民走了。郭在先老汉下炕来，拿起鉄鐵，对我說：

“已經过了午时，人們都上地去了。走吧，到我家去吃飯吧！”

我跟上郭在先老汉走到他的家里。这是一座挺漂亮挺干净挺整齐的小院子。郭在先老汉把我讓到炕上，就去打发人做飯。我看看这房子。这房子在楊家灣大概是数一数二的。墙上貼了一些年画，还有一面大鏡框，装了一張“劳动模范”奖状。下一会郭在先老汉端着飯走进門来。他把飯放在炕桌上，說：

“老李，这还是中午做的飯，吃吧！”

我端起飯碗。我想了解一下剛才的事情，我問他到底犯了什么錯誤，他說：

“老李，你吃飯，听我給你說。”

二

老李，我这人是个沒有出息的人，天生的沒有出

息。多半輩子務莊稼，土里生，十里長。沒見過大世面，沒辦過大事業。我七歲上給地主放羊，到十七歲那年我就當了長工。土地改革的時候參加了黨，你看有多快，說話間，已經十年了。說咱是個黨員，實在也沒有起大作用。拙口笨舌，也辦不了個工作，所以，一直沒有擔任工作。成立高級合作社以後，我當了個技術員，這還能湊付辦點事。去年冬天，整社的時候，忽然間，社員們要選我當生產隊長。這可把我難住了。要是叫我種地，不論是鋤薅耕種，樣樣都行。當生產隊長，領導幾十號人干活，那可不簡單，那可干不了。可是，社員們一定要選我。支部書記楊東山也找我談話，打通我的思想，叫我鍛煉鍛煉。咱也想，大家選咱，是叫咱為大家辦事情嘛，我這麼一想，也就答應了。我想，只要咱走的正，站的穩，有事情多和支部研究，多和群眾商量，那還怕什麼呢？當就當吧！我對大家說，選我當隊長，大家可要幫衬着些，紅花還要綠葉扶，大家拾柴火焰高嘛。我說，以前務莊稼，是一家一戶的干，如今是集體，全社就是一家人了。大家齊心些，不要耍私心，不要給第一隊出漏子。出了漏子，我這當隊長的不好看，大家也不光彩。

唉！不久就出了事情。有個名叫老生姜的人歸到我們第一隊里來了。這壞種在社外干了好幾年，忽然要入社。入社不能算壞事情，社里就批准了。一進社就編到我們隊里。我不想要他。編過來編過去，終於編到我們第一

队。大家都不要，能扔到茅坑里去吗？老李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给他当了二十年长工，把他摸的透透的了。他什么坏心眼都有，什么坏事都做。我吃过他的拳头，挨过他的扁担。吃的是猪狗食，受的是牛马苦。白天劳动一天，半夜三更还要我给他家推磨。拼死拼活干一年，腊月里还扣我的工钱。土地改革的时候，农会决定要我和老生姜换房子。我自然高兴，就搬进这黑油漆大门，青砖到顶的瓦房里。你看，老李，这房子不错吧，原初是老生姜的房子呢！老生姜无可奈何，只好搬进我那破窑洞去住。那里连个院墙也没有。这可把老生姜气死了。可是，那人心毒。仇恨记在心里，脸上还是笑嘻嘻，说些风凉话。他常在我面前说：“你那间破土窑真好啊！冬暖夏凉。以前，我住在好房好院的时候，总是睡不着，自从搬进你那破窑洞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你说，这不是命里注定要住破窑洞吗！”我看都不想看他！偏偏把他编到我们第一队里，真没有办法。我把他叫过来，对他说：“姜成金，”他的名字叫姜成金，外号叫老生姜。我说：“姜成金，把你编到我们第一队里来了。”

他呲呲牙，说：“好哇！咱又成了一家人了。如今，你是掌柜的，我听你的吩咐吧！”

我对他说：“姜成金，虽说给你摘了地主帽子，名份上算是个中农了，你的名声可不好。以后，可要操心些。”姜成金生就的一付好咀，说的满好。他把农业社

說了一大堆优越性。这些优越性里有这么一条：他参加农业社以后，赶集上店，地里的活也誤不下啦！哈！这算是什么优越性呢？他說話的时候，还把臉笑笑。老李，你没有见过他那付笑臉，你要是見了，真要把你恶心死了。他不笑还好看些。一笑起来，眼睛，鼻子，嘴巴，一伙圪挤在一起，就象我这老皮拳一般，真叫人受不住。我对他說：“姜成金，你要睜开眼看看这世道，这可不是土地改革以前的世道了。以后要好好干活，成天价給我嘻皮笑臉可不行。你那股子賴皮勁，可要好好改造哩！”

他又笑笑，說：“是，是，掌柜的。”

土地改革以前，我是喊他掌柜的，不喊他掌柜的不行嘛！如今，他喊我掌柜的，真叫人生气。我問他：誰是他的掌柜的？他还强辯哩，他說：

“你是我們的掌柜的。你叫我們給你干活，你就是我們的掌柜的。以前，你給我干活的时候，不是也叫我掌柜的嗎？”

啊！他把我当地主，故意气我来了。我說：“以前，你是地主，我給你当长工，自然叫你掌柜的；如今，我不是地主，我是生产队长。你不是长工，你是社員。你弄明白，你不是給我干活。以后，不准叫我掌柜的！”

“是，是。掌柜的——队长！”

又是那股賴皮勁，真叫你没有办法。

有一天，我分配他送糞，他站在村口，直挺挺地給我吵。說他沒扁担，不能担糞。我給他找來一條扁担。他还是不去，說他沒有籬頭，不能担糞。我看出來了，他是誠心給我搗蛋哩！這要是在我給他當長工的時候，給他搗蛋，扁担早就打到頭上來了。我想，我是個領導人，不要和他一般見識，忍着一肚子氣，又給他找來一對籬頭。他还是不去担糞。停了好大一陣，猛的問我一声：“給幾分？”我憋住氣給他說，大家討論好了的，該給幾分給幾分。他把扁担往地上一扔，說：“我嫌工分太少。我不干這喫哄哄的營生，分配我干別的營生吧！”當時，老實肯干的社員都干活去了，剩下幾個好頑疙蛋，眼前擺着扁担籬頭，不去送糞，圍着我看熱鬧哩！我想，今天要是整不住老生薑，那幾個人也要給我鬧，以後的活就不好干了。我對老生薑說：“姜成金，你要老實些，”我把聲音放大一些，叫旁邊那幾個人也能聽見，我說，“姜成金，你不担糞也可以。別的活可不能分給你。這問題在咱隊里解決不了，咱到社里解決。咱開大會，叫大家評評理。”我說：“姜成金，你好好坐在这里，我去找副主任楊東山。叫他來解決解決。”楊東山是支部書記，也是社里的副主任，姜成金最怕這后生。他聽說我要去找楊東山，就毛了。趕緊站起來，拍拍屁股，把那老臉又笑笑，說：“是，是。掌柜的叫咱干啥咱就干啥。”他担起籬頭，走到我面前說：“掌柜的，還有吩咐的沒有？沒有吩咐的，咱可就担糞去

了。”老生姜一走，那几个人也跟上走了。

老李，我們在一个队里，成天打交道，象这样的事
情，說不完啊！

有一天，支部書記楊东山找我談話。楊东山是轉業
軍人。等一会，他就回来，我領你去找他。在參軍以
前，这后生滿有火气，不管是地主儿子，富农小子，动
不动就掄皮拳。在解放軍干了几年，当了班长，变成大
姑娘脾气了。这后生挺用脑筋，思謀的好，計劃的好。
咱想不到的，他想到了，咱做不到的，他做到了。有一
天他来到我家，問我，第一生产队出了問題，知道不知
道。我想不出有什么問題。我說，除了姜成金鴿蛋，沒
有問題。楊东山听了，說：“你是当队长的，又是党
員，成天价只管扁担箩头，箩头扁担，出了大的問題也
不管——有人串通要改选队长，說你不民主，要攆你下
台。老生姜想当队长，你还睡大觉呢。”我这人糊涂是
糊涂，支部書記这么一說，也就把我提醒了。我應該挨
批評。我太大意了。

老李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們队里虽說只有这么一个地
主，富农和二流子可还有几个。他們跟上老生姜成天价
嘰嘰咕咕，大概就是这个事。我馬上去調查，果然不
錯。撤掉我这队长，我要謝謝老天。老生姜要当队长，
那可万万不能。楊东山是个好后生啊……他告訴我的时
候，甚么工作都安排好了。不等他們鬧事，社里就开了
会，把老生姜斗争了一頓，当队长連一点門路也沒有

了。自那以后，我捧的他挺紧。我要叫他明白过来，我是个老长工，可不是以前的老长工了，我現在是新社会的生产队长，是新社会的老长工。我們給他訂了个公約，不好好劳动，扣工分。犯了錯誤，开会批評批評，还要上黑板报。老生姜沒有笑臉了，言語少了。誰知道只規矩了几天，又大鬧起来了。

我打他就是今天上午的事情。老李，自开春以来，我們忙的要命。水利委员会分配給我們的河水不够用。要打井。二十眼井，一冬只打好十五眼，还有五眼井要在开春打完。地里又要精耕細作，人手不够啊！社員們白天黑夜干，越干越有精神。可是，老生姜受不了。他偏挑了这个忙时候捣乱。今天上午，我分配他过河去南山耕地。山是有山，那三亩半地可是平展展象块案板，加油干，一天也就耕完了。前半晌，我正在河里垒水坝，一个后生跑来对我說，老生姜把地耕坏了。我赶紧过河去，到地里一看，地已經快耕完了。沒有人。仔細看看，牛在地头上卧着，犁在地头上插着。我扒开犁沟看，天老爷，隔一犁耕一犁不用說，只划破了地皮。俗話說：不怕犁犁远，只怕犁犁淺。象这样的耕法，比拖拉机还要快哩。看着这營生，真叫人难受。猛然間，我听见哪里有人打鼾声。啊呀，老生姜在地头上睡大觉哩！四个蹄蹄都摊开，一只手还握着牛鞭。太阳紅紅的，照在山坡坡上，晒的那蹄蹄爪爪軟軟的，痒痒的，这一觉是睡好了。

这一回，我可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我走到他身旁，
一声声越打越响。大蚂蚁在脸上爬来爬去，他也不觉得。
我夺过牛鞭，踢踢他的腿。“起来！起来！”我这么一
吆喝，老生姜醒来了。他揉揉眼，看见我站在面前，一
古鲁起来。噉噉咕咕说：“这几天劳累坏了，坐下来就
睡着啦。”他也不给我说个长，道个短，从我手里夺过
牛鞭，耕地去了。他倒轻松！我叫他停止耕地，我喊了
两声，他假装没有听见，还是一股劲耕地。我赶紧跑几
步，上前拦住老黄牛，拉住牛缰绳。我说：“停住！不
要你耕地了！走，回村里去！”

他翻翻眼，说：“怎么啦，掌柜的？”

我说：“把地耕坏了。”

他说：“耕坏了咱重耕嘛！”

我说：“象从前，我给你当长工，要把地耕成这样
子，你要送我见阎王去了。锄地留下一根小茅，你还
拿锄把子打我！如今，你把地耕成这样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他说：“掌柜的说怎么办，咱就怎么办。从前是从
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不要老说过去的話。”

我一听他老喊我掌柜的，我的火气就压不住了。我
说：“你破坏生产，要送你法院。”

老生姜倔强，一句也不让我。他用鞭杆指指我说：

“这年头只有你们的活路，没有我的活路了！想当年，
你是个干什么的？如今吃了两天饱饭，当了队长，成了

气候了！我受够了，受的够够的了！我要退社。”

我一听就明白，他說的受够了，就是要翻身。这犟皮鬼要是翻了身，那还有我們这伙人的活命！我說：“退社也可以，要解决了問題才能退社。”

我們两人面对面的吵。他握住犁把，我拦着黄牛。

他說：“我要退社，要带上我自己 的大犍牛，土地、农具退社！农业社是坑人买卖！我受不住。”

我說：“我知道你要退社！你入社就是为了带一伙人退社，如今沒有人跟上你退社了。好吧，你退社吧！不过，要先住法院再退社。走吧，回村去吧！”

老生姜不說話了。他举起鞭杆，照着牛屁股就这么使劲一通，老黄牛向前一闖，就把我撞倒，犁尖子从我面前飞过去，要不是我把头一闪，那可就出了人命啦！我一时气怒，爬起来，追上去，一脚就把老生姜放倒在地，把他捶了一頓。那几拳头也够他吃喝的了。他哼哼唧唧爬起来，两手把臉抓破，狗叫似地逃回村里去了。

我知道我犯了錯誤。可也沒有办法了。

我拉上牛，扛上犁走回村来。我知道老生姜要往哪里跑，所以，我就一直走到王工作員住的院里。果不然，老生姜爬在王正民跟前哼哼哩。他看見我走进院里，又大哭大叫起来：“快救命吧，郭在先老汉把我打死了。”

說实在的，王工作員这后生，直直爽爽，是个好后生。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了。你剛才也看見了，他說